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九

史

宋太祖坐寢殿令洞開重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稍有邪曲人皆見之

監察御史臣馮秉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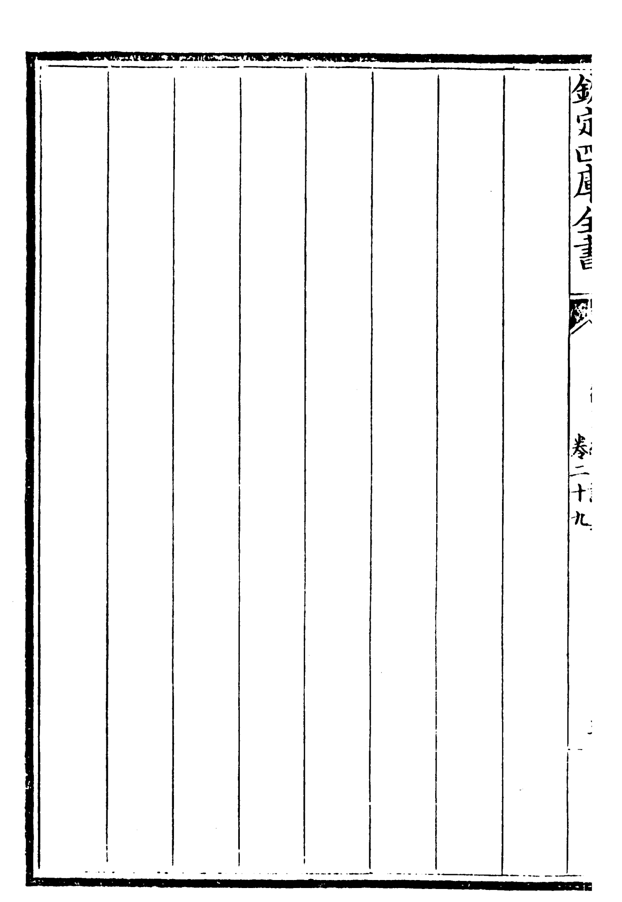
臣謹按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萬物皆相見夫豈惟是垂衣端拱之容哉重明以繼照即無

私以立心心也者即聖人所日與天下相爲昭者也惟心無形因物流形惟心無象即境成象如作室然荀子曰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矣則不可欺以重輕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竊以為聖人之於心有如是也人之見聖人之心亦復如是也洞啓重門之邃曠然寞窔之明因心察矩削墨引繩苟執其衡天下有不羣然共見之也哉宋之太祖承五代之季奄有帝業當開

國之始經營締造廓然無外其諸制作論定史官而所最光明而正大者莫切於洞開重門此如我心數語旨哉誠有味乎其言之也葢雄才大略之君深沉果毅予人以莫可窺而天下亦莫能測其際此其氣象雖足震懾一時而誠意不孚論治者即謂君心之有未純也夫闢門達聰之風去古未遠人主深處九重不能出其心與天下相見而謂民情之大可見乎宋祖此言乃能推誠布公豁達

而無所隱匿其玉藻之朗歟其金鏡之握歟其明堂出政之思歟其階前萬里之鑒歟推此意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無偏無黨無詐無虞從可期也論者謂爲蕩蕩平平之道不外於是良有以哉昔唐太宗曰治天下者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茍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揺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元宗曰新作南樓本欲採風謡察民俗時有宴遊不徒然也宋臣司馬

光曰古之王者不欺四海伯者不欺四隣善爲國者不欺其民詩曰淑人君子心如結兮凡此皆可與斯言相發要而論之自古人君大要正心爲本能正其心使靈臺之宅淵然内涵無有纖障朗然外照無有點翳擴而達之四海之大通於在宥廟中之象周於四境雖黈纊塞耳不以掩其聰冕旒蔽目不以掩其明天下之人仰如日之中天無不皆見則所謂欽明光被者直可羮墻堯舜也已



史

宋太祖開寳三年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酸棗人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於屏几

監察御史臣舒赫德

臣謹按寡慾之一言非獨藉以養身實則治天下之本不出乎此盖慾者人所必有而未能必得惟

君臨天下者在崇高之地擅威福之權苟有所好
將奉以天下之力而無不可致故於飲食宮室聲
色貨利一切之事非必惑溺其中但意之所向偶
偏而環伺而爭應之者已有風靡景從不自知其
然者矣迨至日受容悅錮蔽已深縱有忠誠骨鯁
之臣直言切諫而欲挽回於一旦其勢甚逆而為
力甚難故臣以爲寡慾之說自人主言之非特養
身而實爲治天下之本者此也其在於昔舜曰人

心惟危易言窒慾孔子言克己孟子言寡慾無非深明慾之足以為累若王昭素所謂養身在乎寡慾者雖似常談而義實有合於此宜乎宋主書之屏几思以觸目而警於心也抑臣聞之宋周子有云寡焉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然則有天下者誠能體乾剛健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天德王道粹然無疵而養身愈有不足言者矣臣一無學識因前言而併及之願以為獻納

之一助焉

史

宋太平興國二年賜呂蒙正等及第

侍讀學士臣于振

分注太宗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塲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及親試舉人閱其十舉至十五舉者百三十人并進士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諸科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進士及

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緑袍鞾笏賜宴於開寶寺自為詩章賜之

又云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内四説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他日可使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之下第帝不悦故一榜盡賜及第

涇陽顧憲成曰人君之用人不可以一格限也以一格限天下士而士始有遺於所用之外矣何也士生世間有優於德行者有優於才藝者有優於文章者善求士者德以德用才以才用文以文用無衡尺之限正謂天下之士有其文者未必有其實而奇才碩德之士往往潛乎愿愨無文之中弗可弗察也由是觀之文章果足以盡士耶科目果足以得士耶以文章為足以盡士是周孔不如徐

庚矣參之魯回之愚不及游夏之説辭矣以科第爲足以得士則張禹豈不明經而甘為淟涊之行劉蕡豈不忠直而卒貽下第之恥何説也太宗用賢而卒以科目限豈不深可惜哉

臣謹按涇陽顧氏謂太宗以科目限人其説未盡當也自古帝王致治莫不以用人為先務太宗汲汲求才故五百餘人盡賜及第可謂極盛矣而涇陽顧氏乃惜之何耶馬端臨有言曰古之用人德

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咨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一曰六德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專辟名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司人物之柄自以科目取人而操觚之士得以階榮進之路矣然此法歴數百年而不可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澆濫者愈不可澄汰善哉馬氏之言得經國之體也臣竊謂科目者取人之一途耳誠有潛德幽光茂才異等固不妨安車徵辟以昭立賢無方之意若中人以下

則非科目無由進用一定之理也葢鄉舉里選既莫能行於後世而九品中正行之既久必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獘不若科目所收雖未必抜十得五而猶可十得二三也乃以科目限人爲太宗惜顧氏之言不亦過乎且其以周孔例徐庾辨則辨矣而未當也何則周孔之聖固不可幾顏曾之賢亦不數見得徐庾之才而用之而因文見道循名責實培養之砥礪之亦在盛世之陶甄耳

天下有顔曾而不必徐庾者矣未見徐庾之必不可顔曾也國家取士收之以徐庾何嘗不期之以顔曾苟能勉自樹立則皆聖人之徒也至張禹明經而阿權勢是禹之負科目非科目之負禹也劉蕡雖下第而同列爭白其屈是蕡之下第較榮於登科矣何恥之有哉觀於裴休李郃之言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顔厚請回所授以旌蕡直可見一時去取雖有失當而忠直之氣陰服乎人心

是科目之有裨於風教也大矣所可議者太宗親試舉人既閲其十舉十五舉者及諸科俱賜及第矣又詔禮部閲其十五舉以上者並賜出身夫掄才大典自當較其優劣以為去取今乃不問其能否不分其工拙惟以公車數上久困場屋一切賜以榮階且九經七人既不中格矣又憐其老而賜以出身韡笏盈廷緑袍滿席是不近於濫哉雖曰優恤士子聖主之用心然慎惜名器似不當爾也

至張齊賢才華卓絕而有司失於掄選此自有司之過因是而濫與者五百餘人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用恩之過則有之而謂其以科目限人誤矣況其時五百餘人雖不復可考即如張齊賢呂蒙正二人功名事業輝映後先謂非科目所取之士得乎厥後韓范富歐等相繼而起皆太宗博求俊彥之遺謀也又可以科目限人訾之乎迨真宗景德中令禮部糊名考校又制謄錄院以杜營

私而科舉之法始大備是非寬於始而嚴於終也大凡法立獘生全在隨時補救寬嚴互濟務得其平以共成登明選公之治此致理之苦心進賢之大法也是故聖帝明王求才之意不得不廣取士之法不得不嚴僥倖之途絶而淳朴之士始顯奸偽之源塞而後自好之士始彰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始進之不慎後雖小有樹立亦猶無基之墻無根之木其為摧敗也必矣士生堯舜之世固

宜謹飭自愛以成家脩廷獻之風而凡有進賢之責者益當矢慎矢公共襄闢門籲俊之盛如此則不必拔十得五而十得二三亦可為致治之具誠如太宗之所諭矣涇陽之論不亦固哉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于振謹

奏乾隆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前日于振所進經史内有家脩廷獻四字此四字出於何書着寫来欽此臣謹按宋史王禹偁傳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行脩於家然後薦之朝廷禮表記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又此四字制藝中恒用之臣學殖荒落記誦無多故一時引用連屬成詞伏乞

皇上天恩俯賜訓誨臣不勝戰慄惶悚之至謹

奏

史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

監察御史臣孫灝

臣謹按策試進士宋之舊典太平興國二年賜呂蒙正等及第曷以書美得人也若夫分注載張齊賢之事說者以為太祖既知其賢曷不柄任而顧需之以待後人迨齊賢舉進士非太宗一榜之賜

幾失之有司臣愚竊以為不然夫齊賢一布衣耳上書言事汲汲乎有功名自喜之心此與王通之獻太平十二策者同科其才固當世之所需而其道非君子之所貴也且王述有言人非聖賢安能每事盡善齊賢既四說稱吉斯亦不可謂不遇矣而復堅執其餘以為皆善毋乃氣近於矜而學猶未粹乎太祖有見於此而屬之太宗若曰吾將老其才以大其用耳豈既已知之而復置之哉太宗

嗣位之初求賢孔亟以有司失於掄擇而收之下第之中甚盛典也顧以齊賢之故而創為一榜盡賜之舉則事之盛美而反失其美者也夫掄才必先覈實使齊賢而非賢固不當賜之第矣使齊賢而誠賢雖特賜一第其誰曰不宜今也以一人之見遺舉衆人而盡賜之而齊賢因以得雜其中則是以衆人為齊賢導階榮之路而齊賢者直為衆人闢濫進之門而已矣且既賜及一榜則使齊賢

而為衆人亦在得舉之列而齊賢之賢何以别焉窺太宗之心以為如是則公不如是則私不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之坦然大公之事而反牽於避私之深是避私即其私也不已惜哉綱目書吕蒙正及第葢深美之齊賢之棄而復收尤重美之特一榜盡賜所以處美者未盡也而要之太祖儲才之意太宗擢士之明是則後先濟美者矣

史

宋太宗觀燈於乾元樓語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霊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吕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逺蒼生之幸也

監察御史臣陳仁

臣謹按自古君臣相飭不特班朝涖政爲然雖遊豫之時亦莫不以民艱爲念而動色交儆由太宗言之則以治日少亂日多其亂也由人其治也亦由人葢有保世靖民之意由蒙正言之則以繁盛者其聚也流亡者其散也樂其聚而不知其散國之大患也何則人主深居九重閶闔疾苦無由上達而在廷之臣或以言為諱則闕門之外人主皆不得而知矣豈上天生民與朝廷設官之意哉然

惟蒙正有忠君愛國之心故能因其所見而惕之以所未見設以丁謂王欽若處此則必曰陛下聖神文武有不世之天姿仁孝恭儉有君人之大德宜其家給人足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至於秉性柔懦者雖不為阿諛之言然清問不及或持禄而不肯言或避辜而不敢言誰能直陳無隱哉然而蒙正亦非以此邀譽也葢欲太宗恍然警悟而孜孜勤民惟言是求則四海

之廣兆民之衆得失利病瞭如指掌由是涵煦生養蕃息齊民而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夫王畿首善以及通邑大都冠蓋之所往来商賈之所輻輳即有餓殍官吏刻期掩藏且於衆人属目之地多方粉飾以彰太平豈容鳩形鵠面僵臥街衢令人泚顙哉故但見其庶而不見其亡也惟曠野之地村簡人稀生者尚且不保死者誰為葬埋纍纍道傍所必然也君人者若徒恃一方之聚集而

詡爲已治已安吾恐郊關近所飢寒而死者且不見不聞矣況窮鄉僻壤哉太宗知治亂之在人其不肯超然置之度外也明矣雖驟聞蒙正之言若有不豫色然能屈已以受而不以罪名加之亦可謂希世之賢君也使以其言為不祥或陽聽而陰忌則蒙正之禍其可測耶然則非太宗不能成蒙正之賢非蒙正不能補太宗之闕天地合而四時行君臣合而萬化理相需相濟之道自古及今莫

有外焉者乎

史

宋太平興國八年上謂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怏怏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藴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檢討臣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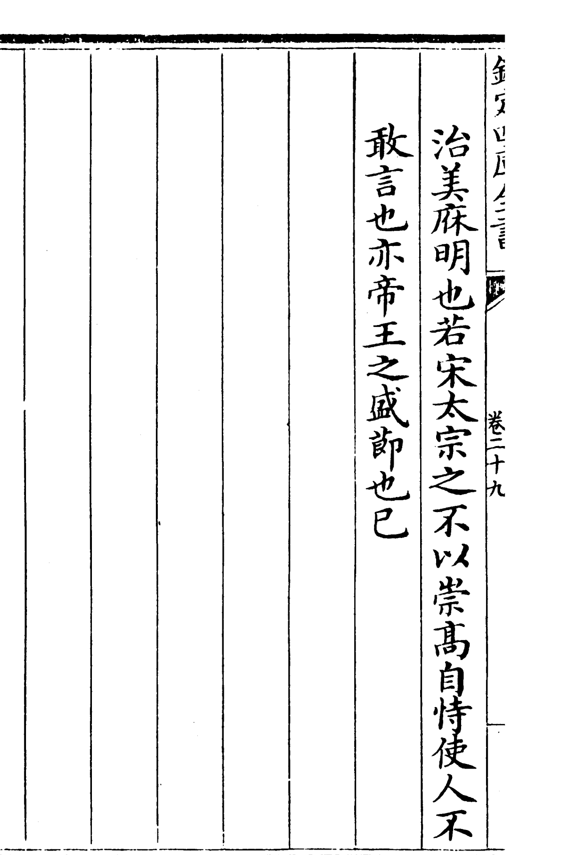
臣謹按自古稱君臣者皆云君仁臣忠而臣之忠

未有不賴夫君之仁者嘗考宋之呂蒙正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遇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竊以為蒙正之無隱亦太宗之不以崇高自恃有以致之耳昔魏徵對唐太宗云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此固讓善於君之義要亦非虛語也天下惟剛方正直者當可言之時自能侃然正論之不屈若夫謹愿之士當草茅頌讀亦願効忠於上一旦身登仕

籍每多所顧忌或以緘默自安或以承順自容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世胡廣之中庸蘊味道之摸稜其卑瑣不足道矣至如晉之何曾亦稱一代宗臣而當晉武驕怠徒私語其子孫而不能直諫如宋之王旦真宗亦憚其持正而天書之詐徒以賞賜隱忍從王欽若之言為之贊成此其故何也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

恐懼而不敢盡夫有所恐懼而不敢盡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固不足齒於人臣之列然而恒情大抵然也劉洎云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况動神機縱天辯欲令凡庶何階應荅此臣下所以多所畏而不敢盡其底藴也夫世道之汚隆生民之利病其有待於隨時補救者豈淺鮮哉所貴忠讜日陳有以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灾也則所以廣開言路者必有道矣陸贄

之言曰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
拙亦當優容又曰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
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𡚁也誠去此六𡚁
而復予以優容是君之仁也君仁則臣忠矣說命
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天下如呂蒙正之遇事敢
言者豈少哉以是知善旌之懸諫鼓之設舜禹之
所以巍巍也總街之聽靈臺之復湯武之所以赫
赫也止輦受疏霽威從諫漢文帝唐太宗之所以



治美厤明也若宋太宗之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亦帝王之盛節也已

史

宋太宗雍熙元年春正月求遺書時三館所貯遺帙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来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録酬奬餘第卷帙之数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右庶子臣彭啓豐

臣謹按帝王御宇将以探天地之奥類萬物之情參酌古今整齊風化未有不潛心典籍博採遐稽

而能啟文明之治者也葢自西漢崇尚儒術表章六經置寫字之官建藏書之策更遣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向父子校集群書彚為七略是則當灰燼之餘其君若臣相與右文稽古蔚然稱盛魏晉以降百家競起著述益繁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其著録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蔵書之盛可謂至矣然竊怪漢儒以一經授受多號專

門而數傳而後其湮没鈌傳者何可勝道即按唐書藝文志亦謂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葢五六也宋承五代廢學之後太祖於開國之後即求遺書至太宗時崇文院貯書已八萬卷復求遺書而論者交美之於太祖則曰千数百年僅克一見於太宗則謂其垂情古典而好學之心篤誠以物莫不聚於所好人主既學於古訓惟日孳孳斯見聞日以廣志氣日以清而凡閉戶著書之儒者亦得自

顯其著述於一時宜乎詔令一須增光史策而迨其後濂洛關閩諸儒接孔孟之真傳為斯文之宗主未必非建隆雍熙以来右文典學之所致也夫周秦以前其書以六經為主至漢唐以後其書以五子為宗蓋五子之書闡明六經之藴奥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而凡潛心理學與宋儒性理諸書相發明者其於世道人心禆益非淺伏念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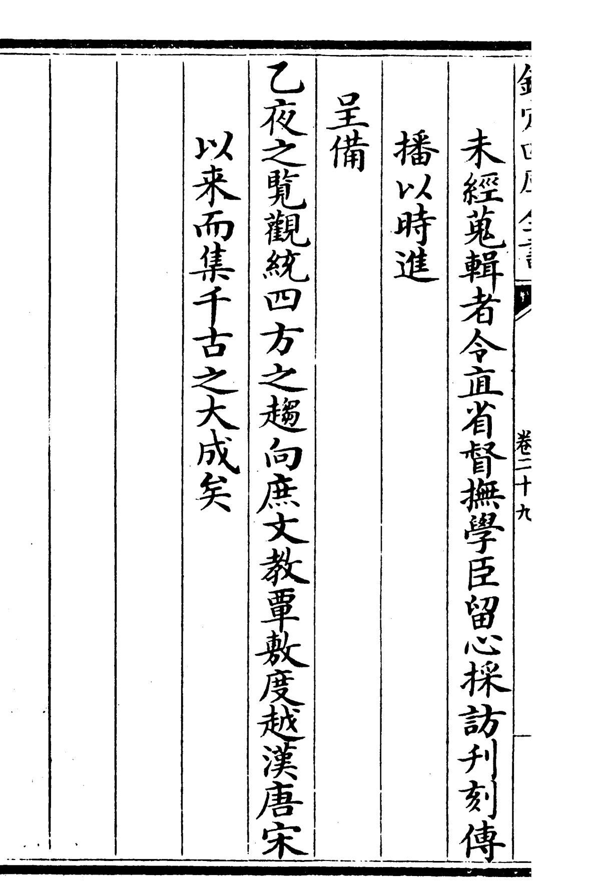
國家教思廣被文治光昭内府所蔵經史子集已無

不具即朱子全書性理精義亦已頒行海内然自宋儒以来元則有若吳澄許衡等明則有若薛瑄高攀龍顧憲成胡居仁等我

朝則有若湯斌陸隴其等類皆潛心理學其文集亦皆可採夫儒林之著述即天地之菁華藏之名山或亦終歸散失登之祕閣未必無補

高深請

勅諭禮部凡宋元明諸儒其集有表章六經闡明性理



未經蒐輯者令直省督撫學臣留心採訪刋刻傳

播以時進

呈備

乙夜之覽觀紞四方之趨向庶文教覃敷度越漢唐宋

以来而集千古之大成矣

史

夏四月江南饑遣使賑之

編脩臣王覺蓮

周禮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故民無菜色國以富饒綱目不書其地而槩曰江南則是江南諸郡皆饑者也民之憔悴益甚矣然帝能遣使賑之亦可謂遇災而懼勤恤民隐之心著焉較之恝然不顧者豈可同日而語

哉

臣謹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所以賑救而撫恤之則存乎人自昔聖王宵旰勤民合經權常變而計其通一時之民安居樂業雖偶遇飢饉而晏然安堵既無寇盜之擾復無離散之憂蓋備之者豫而恤之者周也考之周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豐凶夫平日既有委積之蓄臨

時復有拯救之制故其時有荒政而無荒民三代以後生齒日繁民鮮餘貲大都隨時補救之方為多而行之者則有善有不善漢武帝時仰巴蜀之粟於江陵且移民於江南唐自高祖迄明皇關中之粟不足則駕幸東都隋文帝見民食豆屑雜糠雖為之流涕而止令百姓就食山東夫欲賑既苦於乏粟積粟又苦於珍惜民生其間何恃以無饑哉宋之為治凡賑貧恤患視前代為尤切諸州歲

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平糶貸賑太宗恤民之政史不勝書厥後仁宗英宗一遇灾變則避殿變服撤樂損膳恐懼惻怛形於詔令皆太宗之貽謀也臣更進而考之賑者荒政之大端若規萬全而圖之要在因時制宜合古人之良法以善其用焉周禮荒政四曰弛力然宋熙寧間詔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使飢民有所得食而不至思散是則古制不必拘也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

内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武帝賢而釋
之是成例不必遵也宋仁宗時詔凡稅務俱從蠲
免鬻牛者免筭蒲魚果蓏免稅關津無責渡錢是
則賦稅可暫寛也宋沈義倫請以軍儲貸民有司
恐以来歲不稔貽咎而義倫堅請太祖卒從之是
則後患不必慮也他若富弼之知青州滕甫之知
鄆州趙抃之知越州或散布村落以撫輯流亡或
部署森嚴而老弱得所或增價糶穀而商賈輻輳

皆於救荒之策為善云顧其尤要者則在於救之
貴早又籅之俾各相救且使民之有餘力以自救
夫救荒如救水火今有人溺於水爇於火而救之
者尚可緩須臾乎朱子嘗稱蘇軾之言曰熙寧荒
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
為後來之鑒所謂救之貴早者此也國家每遇歉
歲蠲額賦發倉廩減金錢鉅萬費粟米億萬而富
人大賈或居奇操贏多藏厚蓄以覬什倍之利曾

不思朝廷所寛正供被澤者富人為多耳彼貧無立錐者初不得過而問焉奈何幸天灾負國恩虐困窮以為利乎於此而宣上德意曉以睦婣任恤之誼人孰無良未有不翻然悔悟而同憂共患以相賙給者所謂道之俾各相救者此也民之被災者不下數萬戸計口而給之積日累月以有盡之粟而供坐食之民其勢必不繼萬一不繼而流亡者踵其後矣可不為深思而預籌乎曾鞏救災議

曰爲今之策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百萬石令被災州郡每户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所謂使民之有餘力以自救者此也抑宋臣司馬光有言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上有愛民之君所患封疆大吏及州縣有司每以歲事荒歉百姓失所為諱或互相欺隐或表裏為奸或安居簡出委其權於吏胥

而百弊叢生總之官階重則民命輕忌諱深則撫字緩如此而不致上干天和以釀為灾祲也得乎且夫豐稔之歲農夫終歲勤動僅足仰事俯育以自給耳一遇飢饉雖極意撫恤而所救者僅十之七八耳否則十之五六耳若復有所隱匿民瘼與民命有不忍言者矣夫視民如傷遇災而懼者聖主之仁也振貧起瘠恫瘝乃身者有司之任也世際昇平職司民牧曷不顧名思義以効循良之績

哉

史

帝謂秘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贊善臣宋楠

臣謹按帝王之所以運世者心也而所以治心者學也政不本乎心則紀綱法度皆為粗迹而無以立應事之基心不由乎學則出入起居將與物遷

而無以廓清明之體故學也者為治之先務也然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帝王之學識其大者而已考興亡究治亂别賢否明是非法其所當法戒其所不可不戒斯鑒於成憲以之應務而有餘臣竊觀宋太宗時旁求俊乂衆正盈朝宏翕受之風作敢言之氣駸駸乎與漢唐之令主比隆已乃其與近臣所言一則曰淡然無欲繼則曰但好讀書是其心思所注既恐為嗜欲所牽而稽古之功又能

以前車為鑑豈徒規規於尋章摘句之末務誇多鬬靡而以爲能哉夫人主一心所以攻之者甚衆偶有所向則群下靡然從之昔者趙文王喜劒而夾門之士至燕昭王市駿而千里之馬来漢武帝好神仙而燕齊迂怪之説行唐憲宗好聚斂而皇甫鎛程异之徒進其因利乘便以中人主之欲人主方以爲忠愛而日親之而生心害政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明臣方孝孺有言聖王之為學必先

治心如操六轡以馭悍馬奉盤水而行乎堂階之上惟恐其放逸而不可制一覆而不易收者誠有見於從欲之易從理之難也聖人知其然故一攝其心於學親正人聞正論勤正事讀正書視聽言動罔不一於正而無有邪僻干其間由是以精一之心行純王之政則寛而不弛嚴而不刻明而不察仁而不柔智而不私一日之計而籌及數世以後堂階之上而慮周薄海而遥所謂本學以治心

本心以出治者此也後世學術治功始分為二於是危而為辨論溢而爲辭章其言浩博無涯而於大本大原之所在或略而不講取其末而遺其本得其粗而遺其精其究也士皆習為浮華而不適於用晉人之清言六朝之綺麗其失均也是以有國家者必謹持其流弊而力防之而以古為鑑以心為衡蓋必有聖敬日躋之心而後可以成日新不已之學也必有日監在兹之心而後可以成緝

熙光明之學也明德新民不且一以貫之也哉宋之太宗治雖未及于古而其言則有與聖學相為發明者臣故敬録之以仰贊
高深於萬一焉

史

帝謂秘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檢討臣周孔從

臣謹按傅說之對高宗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可見多讀古人書考其成敗之故而實力行之斯善日臻不善日遠大業所

以富有盛德所以日新也古来帝王鋭情經術留意典墳者史不勝書而其說之深切著明莫若宋太宗謂李至之言其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誠為探本之論也葢古訓之昭垂孰不知其當遵然每每浮慕其名而不克究其實心悅其言而不能體諸躬者何哉嗜好之私亂之也夫嗜好之技不一而人主之身為尤甚唐太宗有云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

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則必受其一誠以此數者宵小之情形畢呈於是苟意有所向即固結其中而不可解惟寧淡清靜預養其虛靈之體而一切嗜好之私舉無所營斯奸佞無間而可入胡宏所謂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也夫如是嗜好之源既清理義之心日著慎脩思永之功自必有沉潛反覆而不容已者矣且夫帝王之學豈效經生尋章摘句

已哉古今得失之林所以自鏡也考古今之事若何而成若何而敗若何而善若何而不善其善者可行則從之不善者不可行則改之自夙夜基命以至用人行政之間無不奉古訓為權衡則開卷有益皆歸實踐而躬脩日懋治化日隆矣然其本在於知要其功在於有常知要則惟精惟一不啓玩物喪志之漸而奸佞無所伺其隙有常則無怠無荒自有樂此不疲之趣而奸佞無以攻其懈書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人君誠加意于此古訓是式而敦行不怠使無欲之心愈澄其本性讀書之力不托于空言則聖敬日躋大猷允升帝學之懋帝治之隆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

史

帝謂祕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給事中臣馬宏琦

臣謹按太宗之言可謂得治本矣蓋人君統御萬邦止此一心而揣摩以投其所好者不知凡幾心一有嗜好鮮不形見於外者嗜好一形見於外鮮

不為奸佞之所入者史傳所載或聲色狗馬或土木甲兵或奇技淫巧或盤游宴樂或法律刑名或神仙佛老之類所好不一技其所好者亦不一靡然從風固有顯受其弊者甚至一言也或好諛或好勝一事也或好寛或好猛心有偏着邪人乘之長君逢君其害將大故先儒謂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此非可以強制而遂使之無也吕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

屋中槃冠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茍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敬則一一則無二無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入矣自古聖帝明王初無防奸去佞之方止有誠意正心之學良以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端也奚但嗜好不形於外而已

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

偏廢讀書者窮理之事也程子每讀史至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言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是以善者從不善者改開卷之益初非一端至於讀書多而善無不從不善無不改將窮理者在是治心者即在是是又有所好而馴致無欲之一助也豈其他嗜好之可比哉史稱太宗好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宜若果有善無不善者顧大義不明違

母后遺言而攘太祖之天下為已有緣其心先有大欲存焉而後趙普之言得以助成其失此正嗜好形見於外奸佞入之之明驗也雖多讀書奚益焉然而淡然無欲之一言實握脩齊治平之要實踐之則為心法治法不然苐高談以飾觀聽而已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嗚呼可不懋哉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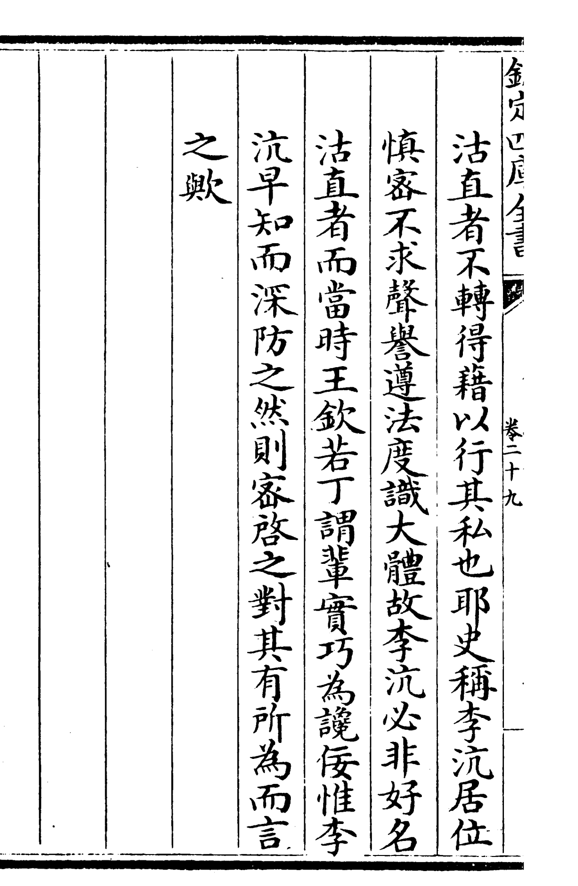
帝嘗以李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監察御史臣張惟寅

臣謹按人臣事君凡所舉動上之可以對君父下之即可以質僚友推之即可以示天下後世原無容祕密其間至進言之頃而有不能一槩顯示於

人者非盡私情也其事所關甚鉅而機又甚速亟宜入告而見之行事一或不謹非惟無功而患且隨之易所以有幾事不密之戒然此猶為幾務言之也昔成王命君陳以為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古人過則歸已善則歸君密啓而君行之亦善則歸君之意耳而李沆以為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以為人臣而不賢則密啓者非讒即佞

人臣而賢則密啓者非謨即猷為讒佞則密啓誠不可用為謨猷則密啓何不可用不然真宗朝如田錫之封疏五十三奏王旦之薦舉不使人知何以忠結人主而聲施後世哉是故人臣進言於君必酌其事之當密與否而不必專執一定之論不當密而不密所謂公事則公言之是也當密而密如易所云幾事書所云入告而順之於外皆是也若如李沆所言必事事而顯白之彼人臣之好名



沽直者不轉得藉以行其私也耶史稱李沆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故李沆必非好名沽直者而當時王欽若丁謂輩實巧為讒佞惟李沆早知而深防之然則密啓之對其有所為而言之歟

史

王曾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

侍讀學士臣張若靄

臣謹按天子統育群生大臣賛襄化理惟欲使四海之内無一夫不得其所至於賞善懲奸進賢退不肖大臣皆有輔弼之責本無所謂恩亦無所謂怨也自人臣有沽名邀譽之心於是乎有恩有恩

即有怨於是乎有收恩避怨而純臣之道乖矣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古大臣之用心蓋如此豈有收恩避怨以行其欺罔者乎夫出令者君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臣也人臣有所建白而君受之有所進達而君用之皆君之恩臣何力焉使以朝廷威福之大權為臣子所得操縱則忘忠愛之心恃寅

恭之誼黨援門戶之漸自此而開招權納賄之私自此而啓皆由收恩一念階之厲矣且夫恩與怨不容兩立者也得者以為恩則望恩而不得者以為怨安得人人而施恩則見恩者少而見怨者多當其收恩之時不知怨者已叢集其後矣乃不得不回護而掩覆之則怨將誰當哉然則收恩必至招怨而既欲市恩又必避怨恩既歸於己則怨必歸於上恩歸己猶可言也怨歸上不可言也純臣

之心計及於𢙣則誰當誠慮之詳而慎之至也是以造膝而謀詭辭而出非用詐也朝而奏書夕而焚草非為名也薦賢而衆人不知舉士而私室不謝沽名邀譽事之所必無而義之所不敢出也雖然人君以大臣為股肱心膂者也王者不遺衆庶況於大臣乎而大臣之職亦當饑由己飢溺由己溺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納之溝中無所避嫌退諉於其間況舉措得其宜則主臣俱受其福不

得其宜則公私皆受其怨君與臣固一體也恩與怨亦君臣所不得而分也顧斷無斂恩避怨以市於外斯以為純臣之心而已矣即人君亦曷嘗以恩自居哉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皆本天以出治而無所私至於視民如傷則兢兢乎常若有怨而無避此其所以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交相儆戒者歟

史

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凡活五十餘萬人

檢討臣蔣允焄

臣謹按水旱災祲盛世之所不能無也所恃以補救之者在朝廷而四海之内縱横数萬里人主不

能一一親至而目擊之也所恃以分憂者則在於有司顧有司平居無恩澤及民雖令之而不從而於所屬之地勢民情物産素未了然於胸中則臨事周章亦無所用其力不過請蠲而已請賑而已輾轉時日甫得上聞人情一日而不再食則飢迨恩詔下而轉徙流亡已不可勝言矣史稱富弼知青州全活河北京東流民五十餘萬書在史冊傳為美談然曰勸所部民出粟則必有勸諭之法而

後欣然聽命也曰益以官廩則在官之有無多寡必熟悉也所謂公私廬舍必非查勘于臨時所謂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必非聽其蜂擁蟻屯而漫無部署區畫也設使河北京東諸郡邑而盡如富弼則民不至於遷流使所至皆如青州則鄰封難民何憂其失所然而富弼之後不聞繼美者平居無恩澤及民令之而不勸也又於地勢民情物產素不經心卒然有變急無所藉手也其甚者以灾在

鄰省如秦越相視漠然不關痛癢禁其入驅之出不復為之謀也夫國家設官本以為民凡屬鄰封皆君赤子奈何玩忽於平時而束手於臨事耶且飢饉之餘每多疾疫流民既衆奸宄易生此又必然之理自然之勢也惟有廩粟以拯其饑有廬舍以散其衆又有山林川澤之利以資其生則此被患之民皆懽然遂其樂生之心而無復有挺而走險之慮矣溯其由来推其終極富弼保全寧獨五

十萬人而已哉

史

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

編脩臣徐以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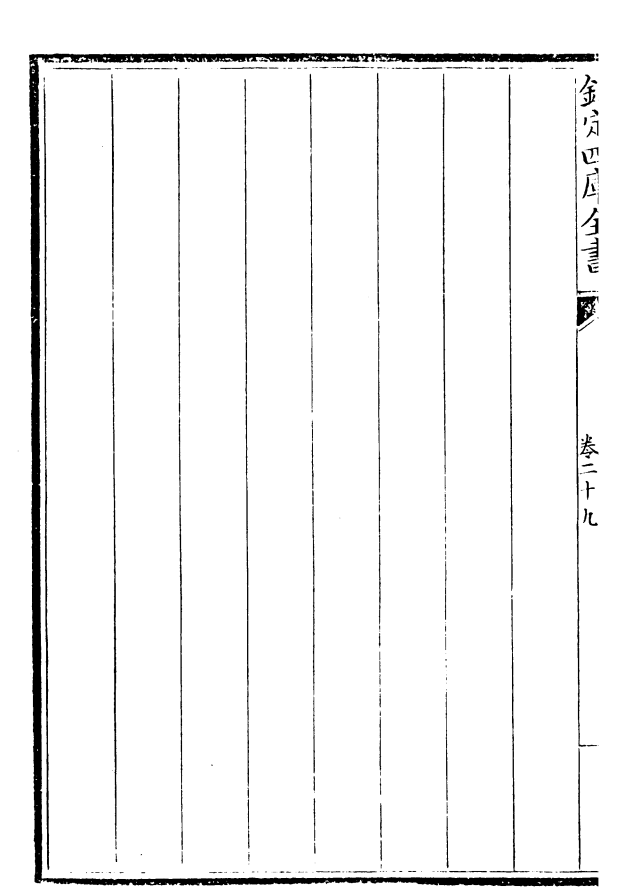
臣謹按古者立教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雍成均瞽

宗之名師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有道德者使教焉逮漢及唐教法漸不如古至宋而學校稱盛焉宋臣胡瑗之設教于湖州也嘗以經義治事課士矣而其居太學也史則以禮部得士弟子常居四五衣服容止相類稱之臣以為此第舉其一端言之耳若瑗之弟子不過如是則亦僅為科名之士文貌相尚焉已耳豈盡所以教士之道哉嘗觀士

習之壞也莫大乎舍本而逐末去義而就利其終日營營惟利是務陷于敗身裂名而不顧者固無論已即有樸拙自處者遵循規矩不敢為非亦自附于儒者之列而其處心積慮總不外于富貴利達科名仕宦之俗情縱使其才可用其志亦已卑矣求所為道德之士者又安在乎且夫今日之為士者即異日之居官者也今日之伏首授書者即異日之立朝服政者也平日心逐于利欲其居官

之潔清自好難矣平日夤緣躁進欲其居官之公正自持難矣平日好標榜廣聲氣互相依附欲其立朝而正色不阿獨立不懼也抑又難矣然則教士之道豈有他哉先道德而後文藝崇實行而戒虛聲司其責者躬行以倡之盡心以導之勸懲以進之寬歲月以俟之而受教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日研究夫正心誠意之學而不徒沾沾于功名富貴衣服容止之間則凡為士者

憮不觀感興起共趨于希賢希聖之一途學校之隆雖欲媲美于三代亦何難哉宋臣程頤有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又曰為名為利清濁雖不同利心則一此誠正本澄源之論也夫



史

宋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以包拯知開封府拯立朝嚴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憚之以其笑比黄河清童穉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編修臣楊述曾

臣謹按鄭子産有言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孔子聞而善之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

寛政是以和宋仁宗恭儉仁恕史稱其四十二年閭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其時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大都寛仁為務而拯獨以峭直之姿剛果之性其操履特耿介其治績尚嚴厲宜衆望有所弗屬乃當日知開封府事若杜衍范仲淹歐陽修類皆名臣政事亦多可稱述而民間槩置勿道所家誦戸祝至久而弗替者獨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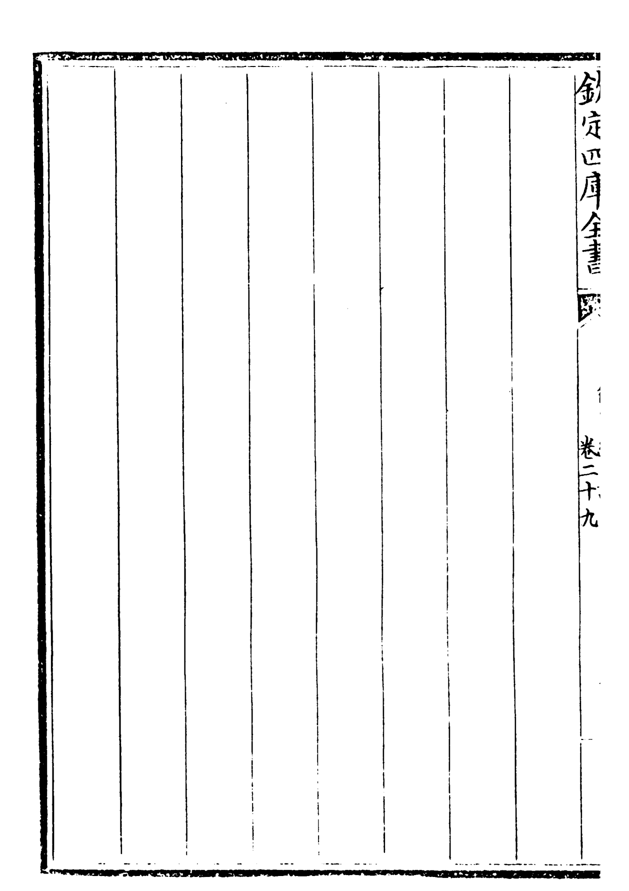
一拯其故何哉臣嘗綜拯之生平與仁宗所以為治者而知非拯之嚴不能體仁宗之寛非仁宗之寛亦不能全拯之嚴也歐陽修論拯曰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而史亦稱其惡吏苛刻務為敦厚與人未嘗不恕然則拯之居官豈武健嚴酷者可比惟是與人不為苟合而人自不敢干以私故其知開封也未嘗以鉤伏摘隠擊斷為威亦未嘗以緣飾沽激喜事為能而特以請謁

不行豪猾屏跡者飭紀綱而繩廢壞是㧞體仁宗之寛大正以其能嚴耳曾鞏頌仁宗曰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賢不肖忠邪委任責成兼聽並觀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是仁宗在位何嘗有頽隳廢弛之事顧其時胥吏或至喧譁輦官或多悖慢甚或軍卒詬詈三司而仁宗則不專任刑誅亦不中嚴法禁唯得一絶私書杜關節之㧞坐而鎮之而輦轂之下自肅然而不敢犯方㧞在臺時自

至中書詬責宰相劾罷張方平宋祁遂代三司使之任歐陽修至論以蹊田奪牛不得無過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而拯曾不自以為嫌籍非仁宗寛厚曲諒而保全之拯亦豈得自安是仁宗之寛所以全拯者又多矣盖仁宗外渾厚而内英明拯外剛嚴而内平恕本有相合者故仁宗任拯而不疑拯亦克展其才而無不盡一時之民莫不憚拯之嚴而樂帝之寛久且因帝之寛而忘拯之嚴此兒童

婦女所以稱頌之弗置也抑臣聞之董安于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于主信於民敢於不善人夫敢即猛之謂也敢而先之忠信則政又有在寬猛之外者宋之開封比漢京兆漢京兆尹首稱趙廣漢張敞其敢皆似蹇老之所云拯精能似廣漢經術似不及敞然廣漢廉明强力終以刼持致敗敞潤飾儒雅卒以輕𡚁被譏拯則始終一節蔚然為宋名臣此無他廣漢與敞但為其所敢而拯則本之

於忠信也元祐初蔡京知開封司馬光方更役法
他路多不如期京獨五日而辦此其才豈遂出廣
漢㪍下乃在元祐則幾於君子在紹聖則流為小
人何前後逈殊哉忠信之不先而邪正之趨異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九

史

編修臣沈德潛

仁宗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馬端臨曰時進士相習為奇僻險怪鈎章棘句寖失渾厚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試榜出時所推舉皆不在選澆薄之士群聚詆斥之然自是文風遂變

臣謹按古來文章所以明道也而明道必以理勝

周秦漢京以後至六朝唐代而遞降矣昌黎韓愈
拔出貞元元和間挽時趨而力追乎古此變而能
上者也後梁以下政治不綱文亦頹敝宋初相沿
餘習所稱太學體一名楊劉體者以窒塞昏昧之
辭文其淺陋而前之正者復變而日壞此張方平
歎為驅扇浮薄雖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者也當
此之時茍非道足於中而不惛不撓鮮有能挽回
積習者矣歐陽修崛起於瀾倒波頹之餘慨焉力

救其失知貢舉時黜劉幾天地軋萬物茁之語而蘇軾曾鞏之徒得雋焉始雖群聚讙譟終則靡然從風何其有定識有定力也自時厥後學者共知尊歐陽氏文以上窺韓愈以溯源周秦漢京文章於是復歸于正此無他道足於中也夫道足于中者以理勝者也嘉祐以来取士之制代有變通而理勝為主本原則一明代取士以四子書為制義由洪永以至于今厥分二體有學者之文有才人

之文學者之文會通訓詁宗仰程朱則有如王唐瞿薛以下諸人才人之文掉鞅百家抽思靈府則有如歸胡金陳以下諸人要之二者亦非判然分途也規矩之至變化自生真學者未有不發摛乎才者也神明之極自原根柢真才人未有不沈浸乎學者也惟失其真而為偽則貌為學者衣冠土偶而先正之法蕩焉貌為才人覂駕踶弛而史漢八家之神失焉則文之傳世行遠亦求其真以祛

其偽云爾無如文人之好異者一倡百和強求新奇辯不必典意不必達競為可解不可解之語以相夸尚準之楊劉後先合轍彼之意原以懲夫庸陋之獘也不知理不勝而強言遂為庸陋之至而已然則何以挽之亦惟曰道足於中也夫道足者理勝也理勝者窮經之謂也惟在上者矯其空疎崇尚經學倣朱子分年讀書之法使之次第治經而司文柄之人得如歐陽修之中操朗鑑凡遇劉

楊軋茁陋習痛加裁抑而不使徼倖於其間彼見詭怪者之無與於綱羅也于是翻然悔悟以並進于華實兼茂之途将正學興真士出而文治益進於光昌矣

史

宋孝宗言難得辦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張栻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監察御史臣熊學鵬

臣謹按張栻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謂不當求辦事之臣數語則未能無過也天下有欲辦事而不曉事者固足以啓紛擾之患天下有雖曉事

而不辨事者尤足以貽廢弛之憂葢人臣敬事後食見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則是任事時先無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濟且以奏厥成效哉况敬事二字有正有偽不可不於辨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達治體之人其於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後左右無不籌畫萬全而後舉而行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賴其功以為曉事是誠無愧於曉事之名矣若夫自負才智睥睨一世

者當其未得進用亦嘗舉在廷之事業而權其輕重酌其是非每謂異日必當奮然有為一旦身任其責未幾而觀望之念生未幾而因循之念起茍且遷就漫無措置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憚而不敢發或有所碍而不肯行於是托曉事之說以自便其身家而巧為支飾是人也用之爲小臣在一邑則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則一郡之事因之而闒茸効奔走則不能必其勇往

而直前司案牘則不能必其綜核而悉當至用之為大臣而其流弊更不可勝言矣夫大臣者膺朝廷股肱心膂之寄所當毅然以天下事為己責與人君一德一心以成泰交之盛者也如不得實心辦事之人而但以敷衍塞責者外示安靜以為曉事國家亦烏賴有是人為哉且以是人而當重任其相與附和者必取疲懦軟熟平日再不敢直言正色之輩而後引為同類謬為薦揚久而相習成

風率皆頑鈍無恥而士氣因以掃地矣所以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為王臣而至以匪躬自勵事一人而必以夙夜自警是豈徒曉事而不辨事者所得與哉要之事不外乎理不審乎理之所當然而妄逞意見以事紛更者乃生事之臣究非辨事之臣也所謂辨事者以其能辨是事而不愧則非不曉事之臣明矣臣愚以為張栻恐宋孝宗誤以生事之臣為辨事之

臣只當對曰陛下固欲求辦事之臣更於辦事之臣中而求曉事之臣則心足以曉事而身足以辦事心與身皆為國用於以共勸致治庶乎其得人矣

史

冬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朱子言乾道四年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歉則盡蠲之凡十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雖遇歉年民不

鈌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鈌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臣謹按朱子社倉之法其意本之周禮遺人所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兼參用隋臣長孫平

所奏義倉之法而斟酌盡善者也長孫平義倉法每秋家出粟麥由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朱子社倉則以常平米賑貸俾民加息以償是以令民出穀之處其法不詳後世行朱子社倉者大率參用長孫平義倉法每秋令民計家出穀而出之多寡以貧富為差此則長孫之法之可取者至於編甲編社汰逃軍屏無行別溫足務歸應貸之人無濫給也其應貸者則

視口之大小而增減收息則視年之歉劚而酌蠲責償則懲人之奸偽而致罰此皆社倉之法之盡善而為長孫平義倉之法所不及也盖社倉與常平倉相為表裏而社倉尤為民便特患行之不力名存而實亡爾常平之出入在官社倉之出入在民在官則平糶賑貸文移往返輙需時日至在民之賑貸並無阻隔其取攜可以立致常平之積貯在城社倉之積貯在鄉在城則平糶賑貸城内與

近城之民易就霑溉而遠鄉勢難遍及至在鄉之積貯斯隨地得以近取而可以均霑此社倉所以尤便於民而有以濟常平所不及也社倉足以濟常平則養民之政安得不以社倉為務而課吏之法安可不以社倉為重誠使為州縣官者其于社倉之設勸輸必盡其心滋息必力其事管轄必慎其人斂散必核其實務俾民受其益惠等常平凡大吏之保舉以及大計保薦必將州縣官經理社

倉實蹟詳列冊籍方准保薦其未能實力行社倉者他政雖勤亦不准其保薦斯為州縣官者自顧考成莫不殫心于社倉而備荒之儲不患其有名無實斯常平倉得以益藉其輔助而朱子社倉之法不為徒法州縣社倉之行不為具文其有益於吏治民生為不淺也

史

宋真德秀奏議云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監察御史臣錢琦

臣謹按心爲天君天君泰而百體從令亦猶人君立極於上而天下四方咸奉為法守也唐虞十六字傳心之法盡矣顧必有實致其功者真德秀對理宗有言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

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是亦求端用力之要歟顧此非以儒生之事責之帝王也盖人心止此方寸耳用之則靈淆之則蔽古昔聖王慎修思永未有不孜孜於學者又況用人行政興利除弊其間成敗利鈍治亂得失史冊彰彰瞭如指掌見聞廣而神智生考究精而權衡當唐太宗所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者是也至於功患其不實心又患其不虛人君以一身處上下之交天鑒甚邇民視非

遥無論惰志矜情足以損德即喜功好大亦足淫心書云檢身若不及魏徵云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履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此皆敬之實功至于端冕凝旒以及燕閒私褻必刻刻謹慎小心又無論已雖然又慮其久而生怠也惟君子平日之學問淵

博既可以廣見多聞立朝之風骨崚嶒又足以防微杜漸高宗之於傅說也曰啓乃心沃朕心漢武之於汲黯也不冠則不見人君盡得如若人者立之左右隨時隨事當必有匡正而無失者又奚患心之出入歟夫大學之道首重明德明德之要莫先正心人君誠能黙體乎精一危微之旨而以德秀所云為致力之處庶幾内聖外王之學全矣哉

臣謹集經語擬古箴三則其詞曰

聖謨洋洋布在方策學以聚之俾爾多益唯明明
后自強不息如農服田不遑暇食知微知彰有典
有則永肩一心以畜其德
道心唯微退藏於密天惟顯思相在爾室一哉王
心所其無逸如臨深淵兢兢業業成性存存小心
翼翼無作聰明懋乃攸績
見龍在田鳴鶴在陰君子道長格其非心人亦有
言維嶽降神乃匡乃弼為下為民安不忘危繩墨

誠陳動罔不吉凡厥正人

史

明宣宗宣德七年揭豳風圖於殿壁

少詹事臣裘曰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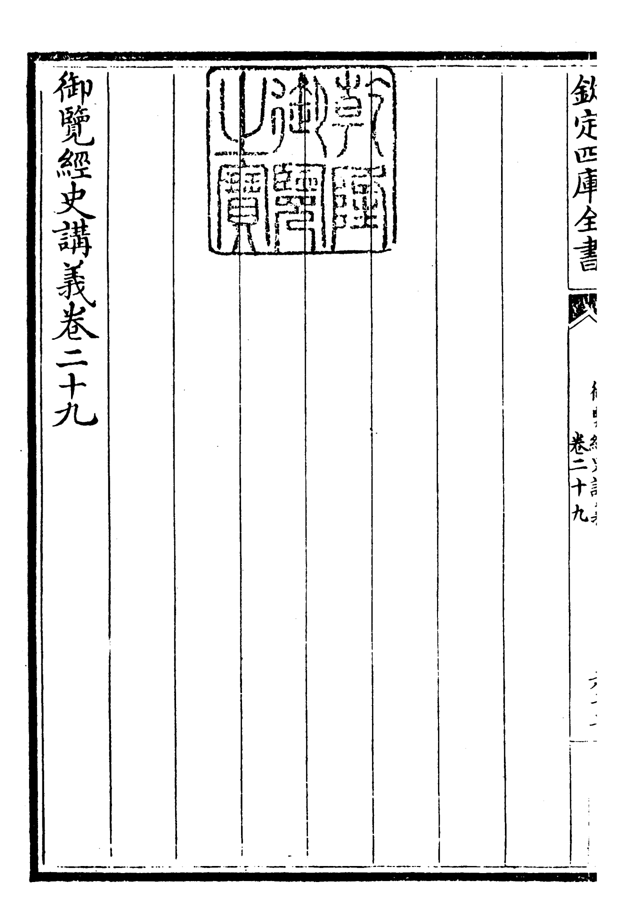
臣謹按綱目所書皆標其政事之大者以示法戒而末細不與焉書此者何重民事也其重民事何重民因以重其事也鑑又載宣宗嘗夏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以是知宣宗之明德遠也其在太祖

有大功於天下未遑休息建文闇弱成祖以彊武濟事人畏其威弗懐其德仁宗在位之日淺未見諸施行當是時明之興五六十年矣官有常品民有定方大綱具舉百度畢張蒙業而安其亦可矣然所謂淪肌浹髓優游而漸漬之者無其具也則根本易揺蓋治天下有無形之形生於至誠發為大德以黙相繫屬於天人之會而纒綿締結於千百世之遠宣宗以此念農人之一念推之遣撫輯

之使下寛卹之詔斥贓吏擢循良建官倉改民運
史不勝紀嘗名楊士竒諭曰卹民詔下已乆今更
有可卹者乎猗與鑑所稱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烝
烝極盛者皆此念農人之一念相與綢繆之而已
矣自時厥後以英宗之愚武宗之荒神宗之玩皆
足以失其國而綿延至於二百餘年之乆盖宣宗
之德澤在人深入至隐愈逺而愈不可忘而上天
眷顧之衷亦遂與民心為終始所謂祈天永命者

非杳渺而不可憑也且夫朝廷之政不可不嚴肅整齊也法制禁令不可弃而不舉也有時匿其惻怛慈愛之心於不可見之地民見有嚴父而不見慈母而不知其用心有甚不得已於此者而惻怛慈愛之心乃益以肫摯而不可解而其既也愚夫愚婦亦咸諒之昔者周武王問於呂望曰治國之道若何呂望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其大端皆能有見於此則皆

足以享世保民稱為哲后此豈有異道哉然則治天下者俾愛民之心與愛民之政相為周浹彌淪而無所扞格斷續於其間而又不以一民之頑弛吾保赤之思不以一事之阻懈吾如傷之意即有所不愛以成其愛而總不以累吾念之之本懷則德暨海宇福延後嗣太和之氣翔洽上下萬年有道之長直坐以致之可耳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九